

清·李瀚章 编纂  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五卷

# 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 曾国藩全集

(批 牍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五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## 卷 一

咸丰三年正月，起，至八月长沙行辕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：

安福禀到任日期，并查明地方现在安静，容俟体察情形，办理保甲团练，以靖盗风，由：

远贼必有近窝。清查户口，团练保甲，此为治盗第一要法。惟保甲之法，不经书役之手，必须责成绅耆办理。当切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，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，行之有效，则他处皆取则矣。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，亦有流弊。若非实指某处某贼，令其前往擒拿，泛泛海捕，恐有诬拿平民之患，不可不慎！

安化禀报朱起凤上控一案，现又续获抢犯谢位政等，随后起解，由：

据禀已悉！仰即于日内解到。其湛德聪湛廷云二犯，尤须认真缉拿，务获究办！此案必应斩决之犯，究以何名为最要？何名为次要？仰该县细心访查，于原告被告之外，另传绅耆，再三推求，密行禀闻。本部堂亦旁询博访，互相研证，以期不枉杀一人，不宽纵一人。想该县能体我苦衷也！

常宁县禀复遵办情形，并赍分给信函各绅士姓名，由：

绅士如此齐心，则该县之能得民心而作士气，已可想见，本部堂现刻有乡团执照，族团执照，铃用关防。凡绅士来行辕具领，即可用为约束乡族之具，使不肖者不得借口报复，庶公正者得以放手

办事。该县可传谕各绅耆，令其自来领取。

常宁训导稟请，查教匪、盗、窃、贼，外更请通飭查穷民尾粤贼行抢。由：

据稟已悉！三等匪徒情形洞悉颠末，穷民尾从，本是乞丐之子。从贼稍熟，即是不轨之徒，虽其父兄亦有不能约束之势。而远出未归，即父兄亦不知其何往。今概向其父兄追究下落，责问归期，恐强人以所难，而于事仍无益。惟清查户口，责成各团团总，各族族长，于册内记出某户某人远出未归字样，以便稽查。庶他日归来，得以分别究治。仰该学裁酌办理！

衡清稟报绅商捐贖募勇，应否事竣后准予奖励。前雇乡勇，一时难以裁撤，仍请留防，由：

衡山攸县等县土匪，既已次第剿灭。道州车头山何贱苟滋事，亦已捕治多名。上游四属，一律肃清。该二县所雇之勇二百名，可于近日全撤，以节糜费。即绅商捐办之六百名，亦可尽数裁撤。募勇一事，本利少而害多。各匪业已殄灭，即宜赶紧散遣，无久豢留，致滋流弊！

湘阴稟报到任日期，由：

此时急务莫先于查拿匪人，以安善良。匪人难于访求，确实不得不联络绅耆，借广耳目，该县务宜周咨公正绅耆，纵有偶受欺蔽之时，而受益处究多也。

稟听摆坐拚等事，浏阳武举刘名显一案：

各处匪徒，经各辕讯明正法者甚多。各团绅耆严拿匪犯，解送官办，皆系历奉圣谕，屡张告示，假其权于本乡之良民，以佐官吏所不及。绅耆之拿犯，一以保全地方；一以遵奉示谕；不得已也，若已

经正法之人，其父兄子弟纷纷坐拚，是以王法为戏事，与官长为仇，此风断不可长！仰浏阳县飭拿刘文喜到案讯办！仍详报备查！

**新宁稟到任日期，由：**

新宁本边要之区，又斋匪聚集甚多，若非案案痛惩，时时访察，则乘间窃发，实为堪虞。易教谕、杜训导及职员江忠浚皆明练而兼实心任事。团练事宜，即可与三人商办。总以各团严立规条，不许容留匪为要。

**永顺稟：查明卑县尚无会匪，其前次访出盗贼痞棍姓名，分别已未获办情形，并遵札认真查拿申办，由：**

办理盗贼痞棍，井然有序。其未获各犯，仍仰认真缉拿，无少疏懈！当此有事之秋，奸民狡焉思逞。不随时惩治，则恐酿成巨案。断不拘泥常例，稍存姑息，想良有司，必有洞达时务之伟识也。

**桑植稟：遵照剿办土匪，以靖地方，由：**

地方虽已安静，仍当不时查察。务期有案必破，有犯必惩！又该县与酉阳州交界之所闻，万山丛薄，极为险峻难行！仰该县开一由县至酉路程，单绘一地图，呈览！以备查核！

**嘉禾县稟现在团练靖匪。由：**

现在团练之道，以本处不容留匪人为第一要务。本境既清，然后练丁习艺，以备邻境之土匪。处处如此，则匪徒自无驻足之区。本部堂现刻有乡团执照，族团执照，俾公正绅耆收执！为查拿匪徒之据。仰该县传谕绅耆中有实心任事者，来辕具领！

**衡山县稟：上控之谢质彬，实系李耀供伊贡献，是以差传，并请就近委员申办，由：**

土匪猝起，聚众至千余人，乡民动遭抢劫，实有无可如何之势。仰该县细心质讯，如果谢质彬诸人甘心贡献，资助粮食，则应按律拟办！若曹李诸犯过境，该民人等实被抢劫，则当恕其可矜之情，宽其不报之咎。该县讯明之后，赶紧稟覆，暂缓委员查办。若访得曹李各逆在乡抢劫实多，被害之家，竟不必拘传，亦省株累之法也。该县酌之！

**桂阳州稟：团练查办土匪、实情，贴过奉发告示地方，并分送谕团绅士名单，由：**

现在土匪潜藏，乘间窃散，在在有之。而郴桂一带，去年从粤寇东下者，实繁有徒。今岁饱掠逃回，又或煽诱无赖，蠕蠕欲动。故立团之法，总以不许容留匪人为第一要务。仰该牧传谕绅耆：凡有去岁出门，今岁来归者，各村严查稟究，务绝根株！至要，至要。

**保靖县稟：奉发团练告示，信函，现在遵照办理，由：**

据稟已悉！古人谓感人以言，其本以浅。区区文告，何敢遽冀洽民之心。惟期贤有司进百姓而亲训迪之，真实惻怛之意达于面貌，则感悦畏服之忱动于肺腑矣。讼事完毕之后，当堂告诫，此时最足感人，今日之民，官可使之立见信从者，惟勤于听讼，伸理冤抑，则见效甚速！即囑绅耆办团拿匪，亦须先使信从，然〈后〉其言易入，闻该县平日甚得民心，故复谆谆商论也。

**新宁县稟复：遵办团练，并照刊奉发告示，遍贴，由：**

从前办理较严，此三年内所获×安。可见今日为治，非火烈不能奏功。该县斋匪闻至今尚多，仍仰严惩曲劝，纵不能救已吃斋之民，挽之使归于正；亦当防未吃斋之民，戒之使不入于邪。该县与两学及本道绅耆，尤当设法力图此事。至切！至切！

**宜章縣稟：**縣差探：廣東陽山縣屬之戊壬坑地方，有匪徒聚集，窺伺邊界。現已會營派撥兵勇，扼要嚴行防禦，由：

據稟已悉。久聞該縣朴实明練，遇事有識。觀此稟呈報賊勢，不涉張皇，籌畫防堵，亦甚妥叶！足征訪聞之不謬！現派守備滕遇春，田宗全，把總張萬書，外委鄒臨英，共帶三厅精兵七百二十人，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。因桂東桂陽一帶，有江西股匪入楚滋擾，其情形較宜章更為吃緊。已飭張牧督兵先往桂東桂陽查辦，俟剿捕完畢，再由臨武至該縣堵剿廣匪。又有一札與桂陽玉參將會同張牧妥辦一切。如宜章臨武賊勢緊急，則張牧玉參將二人分兵堵御。張牧到桂東時，必能權衡緩急，相機進止。其未到臨宜以前即責成該縣及積參將，力御廣匪，無少疏懈是為至要！

**署衡永道兼衡州府稟：**桂東縣有陰匪窺擾，戕害汛官，已飛咨永州鎮調兵應援，由：

據稟已悉！桂陽亦有稟報：“有匪千余人，在集龍熱水毗連江西之古亭豐洲等處，私造槍炮，欲入桂陽滋擾。”等因：玉參將調永定營兵一百名，至桂陽防堵，尚非不知輕重，想警報已到衡矣。頃已派守備滕遇春，守備田宗全，把總張萬書，外委鄒明英等，帶三厅精兵七百二十人，歸前任廣西知州張榮組統領，前往剿辦。因江西匪徒業入楚境，戕害武弁，桂東桂陽尤為吃緊。飭令派員弁等并力先將此股撲滅，然後提兵迤南，至臨武宜章一帶，堵剿廣東股匪。又札玉參將與張牧會商，若西匪廣匪須同時并御，則該二人分兵办堵。事宜相機分合，此間不為預知。張王二人尚有胆識，此路或可迅就肅清。一切籌辦，都以附聞！

**江華縣稟：**奉到團防告示，并紳士信件，均已分送各鄉，遵照辦理：由：

據稟詳悉。團練二字，宜分看。團即保甲之法，清查戶口，不

许容留匪人，一言尽之矣。练，则制械选丁，请师造旗，为费较多。永衡各属从广匪东去者甚多，现在中途逃回本籍，难保其不再为匪。练法纵可不精，团规断不可不讲！仰该县联络绅耆，细心办理。

**巴陵县稟：卑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，业已先后讯明正法，由：**

拿获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，实堪嘉尚！现闻岳州宵小敛迹，几有道不拾遗之风，可见火烈民畏，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！更期坚执不懈，讼棍痞匪，一例严办，尤可日臻上理。

**龙山县稟：遵奉函谕，稽查土匪，由：**

凡匪徒构讼，务须随时惩治。地痞、讼棍、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。严办数人，宵小自然敛迹，幸勿稍存姑息也！

**宜章县稟报：探明广东阳山县属匪徒，窜至蒲塘地方，经连州官兵剿捕，现窜泉屯聚滋扰。卑县仍督率弁兵壮勇，在于交界要隘严行堵御！由：**

现在虽派有镇箠精兵前往，惟业经飭令先剿桂东桂阳之江匪，后堵宜章临武之广匪，急切尚不能到宜，仰该县督率兵勇、团丁、严密防御！如有紧急，一面通禀，一面函告。带兵官前任广西知州张荣组，分别缓急，相机办理。积参将勇敢明练，本部堂早有所闻！该县布置周妥，不涉张皇，亦于两禀具见平日之能得民心，不特宜章恃二人以固吾圉，即临武一路，亦冀该将、该县、细心筹划，无分畛域。至要！至要！

**衡火道稟：郴州桂东县稟报，被匪情形，甚为危急。转请迅即发兵援救，以全地方，由：**



昨已派前广西知州张牧，统带三厅精兵七百余人，前往剿办。兹准来禀，又加派夏署道添带兵勇，即日前去督剿。借守隘为名，先期出城，此最为近来恶习。王参将统兵二百，应足以资堵御，郴桂匪徒亦极多，俟张牧与王参将会晤后，梅牧即宜速还本任。

**兴宁县禀：雇募壮勇，堵截桂东贼匪，由：**

堵截要隘，须联络本邑绅耆，情形较熟；又须令绅耆广觅的实探卒，时时报明大营，并禀省垣，以期息息相通。是为至要！

**凤凰厅禀：卑县遵办团练缉捕，由：**

据禀详悉，团练二字，须分看。团，即保甲之法，清查户口，不许容留匪人；一言尽之矣。练则简兵请师，制械造旗，为费颇多，故乡民不肯举行。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，宜乡间团而不练，城厢练而不多；庶几有益而易行。来禀所称募勇，无事缉捕，有事堵剿，即城厢宜练之说。但不宜太多，恐经费无出，转难持久。惟贤有司酌裁焉！

**永州府禀：奉督札，飭拿东安痞棍唐国华，业已先期诱获，现发零陵羁牧，飭令东安召告，容俟差旋，提审录供禀办，由：**

去此一毒，则东安无复生变之患。凡巨案既成，屡年干戈而不能靖者，其初则一力士缚而有余。此痞既除，东安士民积愤为之一舒也。第久羁狱中，仍恐其徒党生心，致滋意外之虞。仰即严刑审讯，一面正法，一面赉送供折！不必拘守常例，是为至要！

**永州府新田县训导李传敏，首先拿获道州谋逆首犯何贱苟，现已获解到府，严行收禁，由：**

何贱苟就获，甚快人心！讯明后，一面赉呈供折，一面正法梟示不必再行解省。昨耒阳拿获尹安恒，批令解省，途次扭断镣铐，

大呼朋类，几乎误事！旋在途自毙，到省戮尸。此等元恶，长途恐有不测，不如就地正法为要。近日该府获唐华国，何贱苟，耒阳获尹安恒，永兴获刘大统，刘高明，皆极要之犯，暗中消弭几巨案。李教谕博学能文，本部堂夙所知闻。又能擒拿剧贼，益征有用之才，候会商请奖！

**永兴县稟：**桂东土匪潜由酃县安仁小径窜入卑境之十九都，三河洲，狮子寨，屯扎，由：

据稟已悉：桂东范令来稟，则称贼分二股回窜：一窜上游鹅形，一窜龙泉，大汾墟。该县所称狮子寨之匪，不知即系江匪分股来窜，抑系吾楚有另起匪徒？仰更查明稟复！

绅士刘茂庭之子刘绍堂，本部堂正欲保奏，兹又有此事，该贡生父子正可大为效力。其刘长松，李燮南，陈步元，亦可传谕令其努力杀贼，不惜从优奖叙！并令多雇侦卒，一面探听贼情；一面迎接大兵，随地向导。是为至要！

**前广西知州张，桂阳参将玉，稟：**奉委督带兵勇，全剿江广贼匪。由：

据稟已悉：该匪窜回大汾墟鹅形墟等处，应即无分畛域，追过江右境界，直抵贼巢，扫穴擒渠。断不可稍存畏难之见，中道而返，致江匪或留余孽，又成不了之局。又闻永兴有土匪窜扰十九都之狮子寨，已飭夏道管带湘勇，在彼剿办。该督等但将大汾鹅形之匪尽数扑灭，不必兼顾永兴之匪。此间遥拟如此，实有不便，仍由该牧等酌量时宜，相机进止，此间亦不掣制也。

**攸县稟：**暂留郭令帮办保甲团练，由：

据稟已悉。郭令既为士民爱戴，应允其暂留该县，帮办团练，以期该绅联络。该县北乡天都有陈湖春控张仕湖一案，郭令现在

离任，各乡皆可周履，父老儿童皆可聚谈。仰即传知该令，前往天都地方，细访陈湖春一案始终本末，究竟如何？密行稟覆，以凭核办。无得漏泄风声！亦不可稍有含糊！是为至要！

**常德府稟：卑府亲历各县巡查情形，并现办缉匪各事宜，由：**

据稟已悉。民所以不乐从团练之说者，以其敛费或多，恐经手者有侵牟之弊，徒伤财而乏实效耳。但用其人，不费其财；则贫富皆乐于从事，可期渐收实效。

**永兴县稟：探得耒阳地方厂下大河滩等处，土匪聚众滋事，由：**

据稟具悉。现经委派教谕刘长佑等，宁备李辅朝，生员王鑫等管带楚勇五百，湘勇三百，前往进剿。仰该县协同兜捕，并探明贼首踪迹，进兵途径。一面遣人至耒阳清泉一带，迎导大兵；一面飞稟省城。又给永兴武举陈步元，贡生刘茂廷，各札一道，即行飭差送往，令其出力堵截，以期迅速扑灭！

**衡山县稟：现有土匪勾结滋事，请赶调官兵剿办，由：**

前派楚勇湘勇共八百人，往常宁嘉禾剿办土匪。顷闻常宁事已解散，兵勇即可撤回。已于初五日，由六百里飭教谕刘长佑，生员王鑫管带湘勇楚勇驰往衡山，迅速剿办。该教谕等由常宁嘉禾一带折回，不过四、五日即可直抵衡山，无难即时扑灭。该县惟当选派亲信丁役，侦探的确，贼首果在何处？进兵应由何路？一一探明。一面遣人至衡州一带，迎接大兵；一面飞稟省城。其该处乡团有公正绅耆，亦由该州设法联络，令其多觅眼线，无令首犯逃窜。是为至要！

**衡山县稟：会营亲往四乡，查拿土匪情形，由：**

前稟云：“初二酉刻探得贼在霞流站地方。”此云：“初三早又探

得在霞流站。”该县会营亲往，即应径至霞流站迎剿。若不能迎剿，即应固守县城，慎无往四乡无贼处，反令城内人惊惶也。

**衡阳清泉稟衡山县之道字号，有土匪滋事，由：**

刘长佑所带之楚勇五百名，须全数同至衡山进剿，断不可留三百在衡郡防守。盖土匪初起，即宜以全力扑之。若兵力一分，难期一鼓成擒，反非善策。该二县接此批，立即传谕刘长佑，令其全赴衡山迅速剿办。不可稍有迁延！至切！至要！外与刘长佑书信，若已前往衡山，即专人送往。

**衡山县稟请赶紧加调重兵来县剿匪，由：**

据衡清二县来稟，于楚勇湘勇八百人中以五百赴衡山剿贼，以三百留守郡城等语。顷已批回。令其全数来衡山进剿，不可留一人在郡，由六百里谕知该带兵委员矣。土匪初起，有八百精兵，足资兜剿。楚勇乃百战胜兵，想可迅速扑灭。如果更有蔓延，本部堂即统带兵勇，亲往进剿。该县惟当多觅眼线，探明贼巢所在？匪徒实在人数若干？飞稟省城，慎勿稍涉张皇，致使人心摇动是为至要！

**教谕刘长佑稟：带勇折回衡山，剿捕土匪，由：**

初六日申刻，接衡清二县来稟，请以湘勇三百楚勇二百，往衡山剿贼，留楚勇三百在郡城防守等语。即于戌刻批回。令其全数八百人同赴衡山，无留一人在郡。并有书信与该教谕，令迅至衡山追剿，由衡清二县转交，想近日即可接到矣。兹于初七日辰刻，接该教谕来稟，业已前往衡山，甚合机宜，深堪嘉尚！湘勇未经战阵，宜令楚勇当先，昨信亦已虑及此层，土匪初起，究属乌合之众，不难于攻剿得手，而难于拿获首要各犯，总须细探该犯姓名巢穴，及起事之由。擒贼擒王，则一战可以成功，不致逃窜纷纷，又成不了之

局也。

**衡阳清泉稟：衡山土匪滋事，请速发大兵防剿，由：**

据稟已悉。王鑫所带之勇三百名，须令其与教谕刘长佑所带之勇，同往进剿，乃能得手。不可分而为二，愈形单薄。其何处要隘宜堵？何处宜设伏？均由刘长佑调度，该二县不得自行调留。以期事权归一。至于添兵之说，据稟，府城尚存兵丁一百名，又经募勇八百名，足资防卫，暂可毋庸派往。

**衡山县稟，现在探贼踪，由：**

据稟已悉。同日又据稟，教谕刘长佑等管带楚勇湘勇已到吴集。又据稟楚湘各勇于初六日午刻与贼交战，斩首数十级，杀毙数百名，生擒数十名，投河淹死者不计其数等语。土匪乌合之众，经此次大挫后，无难立时扑灭。惟首逆唐戴，李跃等未获，急应联络地方公正绅耆，多觅眼线，以期擒获渠魁，庶不致别滋事端，又成不了之局。教谕刘长佑，人极精细，慎重有谋，著该县传谕该员，令其细探首逆所在，或用间，或悬赏；总期用计擒获，无以战胜贼溃，遂以为功成奏凯也。

**宝庆府稟：防堵出力员弁绅民，据实开呈，恳赐察核保奏。由：**

贼之由长沙北窜，自称回扑宝庆，不过声东击西，狡贼惯技，防守尚易为力。惟自粤匪窜出之时，西宝东永，抵瑕而入。卒之由永州东路下窜，宝庆各境得以安全无恙。则该守督同官绅防御之功，自不可掩。俟与地方大府筹商核办册底存。

**教谕刘长佑稟：初六日带勇追剿土匪，打仗获胜，由：**

分三股进，一抄贼后，一赶向贼前，一径上岭。卒收抄后一股之功，可见奇正互用，兵家一定之法。该教谕调度有方，而稟报无

一浮套语，可见笃实人做事，无一处不踏实也。得此一胜，无难迎刃而解。仍希严飭兵勇，无稍矜骄。带兵各员，亦皆加倍慎重。约束兵勇，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，再三申谕。其受伤之勇四名，即好为调养，无令受风。阵亡湘勇一名，先给大钱四十千，优恤其家，令同队兵勇领去。如查明例应增添，再行补给。仍令买备棺木，好为安置，以慰毅魂！

**湘乡县禀：衡山土匪滋事，生员谢邦翰等带勇前往堵剿，由：**

防堵迅速，足证平日训练有常，任用得人，故临时措之裕如，现闻贼匪窜往衡山之东南一带，在茶攸交界地方。湘乡堵剿，即可少弛。

**衡永道禀：查办土匪滋事，将次安静，由：**

据禀委曲周详，不啻晤语。衡山募勇千六百名。谆谕裁撤，想次第撤散矣。衡清二县前有禀来请添兵勇，本部堂业经批驳，另单言窜至草市地方，请飭茶攸上紧堵剿等语。现在张荣组尚带勇二百在茶陵查办土匪，即当札飭令其加意防堵，以期四面兜截，净绝根株。

**华容县禀：地方安堵，加紧巡防查缉，由：**

巡防严密，有备无患。该县自莅任华容以来，尽心民事，昼夜不辍！清风两袖，万民爱戴。本部堂回籍以来，即有所闻。观两次禀词，皆脚踏实地，无浮夸语，可见才无定域，诚至而才自扩也。

前广西知州张牧——署茶陵州会禀：尊奉札委，会同查办茶邑土匪。间闻安仁会匪滋事，立即督率弁兵，驰往剿贼，并生擒首从各犯，夺获旗帜马匹器械，及搜出逆词等件。现在地方安静，先行禀报，由：

得此一战，衡山安仁。茶攸一带，庶可渐就肃清。初六吴集之战，十四日简峡山之战，此二役者，想不逞之徒，亦可震慑而稍戢其逆志。潜涉小洞，出其不意，得手全在于此。所有生擒之要犯罗兴等，审明后即行正法，不必解省，以省解费。大黄旗帜，回环逆诗等件，仍解省一观看。

**益阳县稟覆：**陈佑武绰号陈晚掣，素行不法，并乘机凶抢，现经尽法处治，由：

陈佑武既系素行不法，又经抢劫拒捕，立毙杖下，自足大快人心！惟前批有先行稟复，再行严办二语。即应稟复后，再行处死。兹先处死，而后稟覆，稍嫌与批不符。此际颓弛纵奸之候，急于惩治，尚不失为贤者之行！本部堂不以其后稟而加斥也。陈世梧仍须严拘究办，已革武生王传高，姚化纯，即当提辕审明，立行正法。

**祁阳县稟：**遵奉札飭，会同绅耆团练，由：

闻该令在祁阳甚得士民之心，稟中“殚竭精诚力图整顿”二语，能如是，天下何事不治哉？大抵此时求大有益于民，势必不能。但求力去害民之人，俾良民得以安生，则利即在是矣。欲去害民之人，必须访求真确。以一方之药治一方之病，非诚心密察不能也。该县尚与绅耆细体其意行之！

**宁乡县稟：**奉发告示，业经遵照刊照发贴，由：

现在办理团练，重在团，不重在练。盖练则制旗帜，造器械，请教师，养丁壮，为费较多。团则合志齐心，以一方之正人治一方之匪类，虽不能大有利益，而匪类净则地方肃清，而人得安生矣。本部堂书函告示，尚是文告之常，无关实政，仰该县将此意时与绅耆告诫，务须去匪而不扰民，则善矣！

新田县稟复：颁发团防告示，函谕绅耆，由：

除恶之法，总须访查明确。既确，则毙杖下。不过一二案。则法立而民知威矣！不可草率，尤不可留狱也！闻该县办事认真，故特以是告之。

张慎之稟报地方情形，由：

劫抢之风，固宜痛惩！而诬良为匪，尤可痛恨！此稟“分别泾渭，毋令仇噬差扰”等语。极为切要！仰长沙县严饬差役，嗣后各抢案，若非事主及团众指控要犯，不得妄行擒拿，以杜惊扰，而靖闾阎。

零陵县稟：奉发团练告示，及致各绅士信函，分别发贴送交。卑县地方，现无匪徒拜盟结会。仍当随时访查，认真拿办，由：

现在办理之法，重在团，不重在练。盖练则需钱较多，恐经手不得其人，不免扰民。团则齐心合力，以一族之父兄。治一族之子弟；以一方之良民，办一方之匪徒。匪数去尽，则善良安生，乃所以为团也，稟中称有犯必惩，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心，慰甚！望甚！今日疲敝疮痍之民，吾辈居官，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。但力去害民之人，有案必究，无察不确，则造福于孱民多矣！闻该县平日实心爱民，故畅言之。

衡山县稟：卑县差役罗吉等，并地痞张绍，一现已提案管押，由：

此案前已札交刘教谕，就近查办。免其解送省辕，倾据该教谕来稟，已面商该县矣。即行交出，传谕刘委员，严行审讯，不得因其坚不吐供，稍事宽纵。审明后，立即正法，梟首新墙地方，以惩恶差，而安良善。



**龙阳县□禀：遵札督饬绅士，筹办团练缉匪情形，由：**

现在办法重在团，不重在练，即保甲之法也。清查户口，不许境内容留匪类人，一言尽之矣。练则养丁壮，请教师，制器械，造旗帜；为费较多，恐捐资不易，民不乐从。再三斟酌，以为乡村宜团而不宜练。城厢宜练而不宜多。该县禀内称团丁，以年壮有力充之，似宜妥商，并不设立团丁名目，亦息民之道也。又禀内称十月赴案呈报一次，亦是虚文。团内稽察匪类，本乡民自为之事。若一一报官，则事事与书差为缘，不免扰累地方。其肯呈报者，必勾通胥役，出入公庭，讹诈生事之徒。若公正谨厚者，必以呈报为苦。二者，该县其细心酌而去之！

**宁乡县孙义甫禀：**

本部堂现在办法重在团，不重在练，即保甲之法。一乡互相稽查，不许容留匪人而已矣！练则养丁，制械，请教师，用费较多，往往因逼勒捐资，激成事端，大伤和气！是因团而致大不团也，此案张义方等因孙义甫团费未经交出，则将练勇数十人，除夕前往孙家，坐拚逼索，殊属不合！义甫家竟持强拘留，反勒取钱九千，情同勒赎，亦属刁悍！仰宁乡县即将在押之孙家三人，词证周加元、熊朝炳，二人一并释放。其应出之团费五十一千，除已交三十四千五百文，下欠十六千五百，即勒交出，以辅团而息事，仍仰该县分别申饬劝谕，速行禀覆。是为至要！

**郴州禀：督同绅士办理团练，搜查土匪。现在地方安静，谨将各绅士姓名开具清折，呈查核，由：**

现在办法重在团，不重在练。团即保甲之法。一乡互相稽查，不许容留匪人，不劳民，不伤财，是团之益也。练则制器，办械，养丁请师，为费较多，捐集不易。不得其人，势则扰民，该州绅耆如陈首二家，本部堂素知其公正可恃。此外尚多端人！仰该州与绅士